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二

藝文志第十下

伊尹五十一篇

攷證曰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

湯問

周書王會
有伊尹朝獻商書

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

謂道乎志於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

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

序曰伊尹相湯代桀升自陬孔安國謂出其
不意豈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
人而已

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攷證曰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

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齊世

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

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文選注引七略

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

金匱太史公序齊世家曰諺權於幽愚謂老

正義謂大指三畧陰符七術之屬

氏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此太史公入道家然陰謀之術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愚按說苑君道篇武王問太公

辛甲二十九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

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氏
傳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鬻子二十二篇

攷證曰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黎業之吳回
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劉向別錄云鬻子
名熊封於楚劉勰曰鬻熊知道而太王咨謀
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注一卷十四
篇序云卷軸不全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
王問粥子列子天瑞篇引粥熊曰運轉無已
天地密移時覺之哉力命篇引粥熊語文王

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陸佃曰列子所稱即南華藏身
鳧鵠之義也今其書無之則又小說有鬻子
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
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筦子八十六篇

攷證曰劉向序所校讎中筦子書大中大夫
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
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
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筦子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
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今二十四卷牧傳

子曰莞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
篇尤鄙俗文選引江選文釋云莞子曰夫士
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莞子近仁
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石林葉氏曰
其間頗多與
鬼谷子相亂莞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
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文謂多申韓之
言非莞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數其民以術順
鄰國有不寶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莞仲而
信然尚何
以霸哉

老子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母止望之注
老子二卷志不著錄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

四十二年授閔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
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
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
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
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閔為閔令
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漢文帝時河
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
志無河上公章句鄭氏傳氏徐氏劉向傳說
今皆亡王弼玉曰今資善堂所寫御本獨
無章名章名疑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
非老氏之意

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
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
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師修
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
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恠誕景迂
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妻能辨
之王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
近古歟

文子九篇

攷證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遵注豈
遲析之歟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
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
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
依託晁氏曰三代之書經秦火之後幸而存
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
是也柳宗元以為駁書曹子建表引文子李
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畧無
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
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

中經薄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
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圜
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蛸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

攷證曰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

上下篇

廣韻古有楚
賢者環淵

索隱正義皆無注釋今

按文選枚乘七發便蛸詹何之倫注云淮南

子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蛸蠓之數猶不

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

玄淵七略蛸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秘書九篇

太常存七篇蓋臣向本九篇蓋

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至孝武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

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

之

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

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

七七釜八籌九藥列仙傳云著書九篇名關

令子

莊子五十二篇

攷證曰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

雜篇十一陸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

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勝其弘致後人增

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

說若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覽子胥之篇凡

諸巧雜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篇即司馬

彪孟氏所注是也內篇七外篇二十八言多

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

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

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成玄英疏莊文

選注太平御覽引莊子闕奕游覽之語荀子

曰莊子藏於天而不知人朱文公曰莊子見
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韓
文公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
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
子方之為人

列子八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與長社臣參
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
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
十二篇定著八篇天瑞至
說符穆王湯問二篇迂
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

命楊子之書唯責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

之書永始三年八月柳宗元曰劉向錄列子曰

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

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

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

十年不知何言魯穆公遂誤為鄭耶莊周放

依其辭其稱夏竦祖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

列子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其楊朱力命

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

可信或謂鄭繻公東萊呂氏曰以列子所載

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章觀之則朱
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者固多
後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略可見也石林葉
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
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立
此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
老也

老成子十八篇

攷證曰列子曰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長廬子九篇

攷證曰史記楚有尸子長廬

公子牟四篇

攷證曰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

田子二十五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
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
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史記世家齊宣
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
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具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
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鄭志張逸問
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

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西山真氏曰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

一也宋鉏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

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

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

陳駢即田駢也荀子非十二子與慎

到並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

言口駢黃老歸名法

老萊子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

衍信終日言不在悔尤沈內貧而能樂蓋老
萊子之行也文選注引尹子老萊子曰戰國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
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鵲冠子一篇

攷證曰今四卷十五篇

隋志

博選至學問柳

宗元辨此書非古謂好事者偽為其書而韓

愈獨稱焉謂其詞雜黃老刑名

陸佃序曰自
博選篇至武

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積此云有六篇
者非全書也今四篇亡

真隱傳以鵲為冠

莫測其名
目朕成號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經篇

攷證曰史記正義黃帝道書十卷隋志漢時道書之流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

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黃帝老子之書謂之

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又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賈誼淮南子引黃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

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

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東萊呂氏曰漢初黃老世有傳授觀樂毅傳贊可考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歟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金人銘蓋六篇之蔡邕銘論黃帝

金人銘蓋六篇之
一也亦見家語

蔡邕銘論黃帝

有中機之法。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卷，序云：錢鏐得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于世。

捷子二篇 齊人武帝時說

攷證曰：史記接子齊人，與慎到、田駢同時，皆

學黃老。正義藝文志云：接子二篇。此云武帝時說，當考補。

決錄有

接斯子

鄭長者二篇

攷證曰：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

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
因以為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
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道家者流

攷證曰致堂胡氏曰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
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
無傳老聃八十一篇槩之也凡孟固難以大成
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
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
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世枝流分裂之弊
大史公習道論六家要指言道家為長

易之嗛嗛

師古曰嗛字與謙同

劉奉世曰嗛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嗛者補遺曰按易謙卦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泛言從兼而初六嗛嗛則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歎通作嗛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欲然之意好

夏傳作嘽嘽本止於初六一爻耳今卦中屯
字盡作謙則傳者失之商銘作嘽嘽而賈氏
本作謙此又因易誤文而遷就其說者也意
孟堅所見為得其真古文尚書滿招損嘽得
益亦與今文不同國語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韋昭注驕為滿恭為嘽舊音嘽曰玷
切又音謙宋茗公謂說文作歎食不滿也作
謙非前輩於嘽謙之辨嚴矣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關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

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闡大不
經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則
子書有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弱子之技
主運篇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
論著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
弱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
次轉用事隨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
方而為服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
當土德以衍言迂怪虛妄東萊呂氏曰方弱
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
預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未用之定為

水德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
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
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
周禮司燹注
鄭司農引鄭

南公三十一篇

政證曰史記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
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曰楚人也
善言陰陰真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
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容成作曆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曰无歲无内无外

張蒼十六篇

攷證曰本傳蒼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陰

陽律歷事

志篇數不同

鄒奭子十二篇

攷證曰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史記云顏采騶衍之術以紀文衍之術迂大而闕

辨真也夫其難施

五曹官制五篇

攷證曰賈誼傳誼以為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困學紀聞曰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公孫渾邪十五篇

攷證曰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

侯著書十餘篇

李子三十二篇

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
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
法經經戰國策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
上篇曰子秋父臣秋君有常不赦張斐律序
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張斐律序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
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通鑑外紀
李悝為上紀
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今射約中者勝
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

之數

商君二十九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二十六篇亡三篇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申子六篇

攷證曰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注劉向別錄曰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
已脩過太史公所記元帝紀注劉向別錄云
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唐志三卷崇
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缺荀子曰申子蔽於勢
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
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教基申
子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
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處子九篇

敏證曰史記趙有劇子之言注徐廣曰按應

勃氏姓注云康子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俗風

通漢有北海太守康與蓋康子之後
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

慎子四十二篇

政證曰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

十卷戰國時康士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

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

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而荀子曰慎子救於法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史記注徐荀子注其術

廣曰劉向所定有四十三篇
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質不使能之道太平

御覽引慎子昔者天子手能衣而事夫鼓厥
受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誘

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辯
不聲不能為公皆在亡篇

韓子五十五篇

攷證曰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
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
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
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
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
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
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
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

以范曄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
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韓安國受韓
子雜家說

鼂錯三十一篇

攷證曰錯學中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洛
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
有傳授唐志鼂氏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
文選寶戲注引朝錯新書太史公曰賈生鼂
錯明申商

鄧析二篇

攷證曰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

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
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
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
孫龍同類隋志一卷無厚韓辯二篇韓非子
曰堅白無厚之辯章而
憲今之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
法息大肯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
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
與惠施並言左傳鄭駟類殺鄧析而用其竹
刑淮南鴻烈曰鄧析巧辯而亂
法

攷證曰莊子天下篇云宋鉅尹文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

書始詮次為上下二篇

李獻臣云仲

長氏曰

序稱當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

之而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

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

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

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

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教稱仲尼其叛道

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洪

氏曰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五千
言亦非純本黃老者頗流而入於兼愛隋志
二卷周之處士遊齊稷下

游棣子一篇

通志氏族畧複姓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
書一篇言法家事游棣卽游棣

公孫龍子十四篇

攷證曰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
志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列
君趙勝家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非也
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楊楊朱也秉
公孫龍也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
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
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
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司馬彪曰堅白
謂堅石非石白
焉非焉也異同謂呂氏春秋云孔穿公孫龍
使異者同同者異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
至於藏三牙公
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
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
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

難願得有間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
謂藏兩牙甚易而寔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
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
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南鴻烈曰
公孫龍架於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
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
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
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牙
而伐之而技窮

唐志三卷
今一卷

政證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荀子曰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莊子德充符天選子之形子以聖白鳴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政證曰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墨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尹佚二篇

攷證曰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太史洛誥逸祝冊正義以為史佚淮南鴻烈引成王問政於尹佚保傅傳丞立於後是史佚也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尹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

攷證曰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隋志梁有一
卷謂少吳韃駝毛人獻羽裘赤鸞集戶遺其
書夏禹梁搜人獻珍裘充冀英成曆獬

有毛
為帳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

攷證曰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書今不復
存馮總意林所述隨巢兼愛明鬼為墨之徒
可知胡非言勇有五等其說亦卑陋無過人
處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
夏禹於元宮有大神人而鳥身降而福之司
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司命

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
民不違禹產於崑石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
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太
平御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大哭於市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惡謂此 墨氏
之明鬼也

墨子七十一篇

攷證曰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
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
篇一本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所存六
篇皆亡篇里步執此不相聯屬又一本止存

一十三篇是九月有孟皆非之而韓食獨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非子曰有相里氏和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荀子曰墨子有有於齊無見於時又曰墨子蔽於用而晉魯勝注墨辯其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又云以巨
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氏春秋墨者有鉅
子腹綽居秦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家之田裏子此即莊
子所謂巨子也

蘇子三十二篇

攷證曰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
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
發書陳箴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

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摩及

摩二篇乃蘇秦書明吳東萊呂氏曰戰國游

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竇倡之秦周人也

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

三晉两周云太平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

以隱隱崇以御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

人生一世若胡露之宅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羽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燭翠以

闕子一篇

攷證曰太平御覽引闕子云任公子冬羅鯉

於山阿又云吳章莊告之調又云魯人有好

釣者以桂為餌黃金為釣垂翡翠之綸執文
類聚引關子云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未
見云云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人云宋之
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

荆子一篇

攷證曰荆通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說曰雋永

史記通善為長
短說論戰國之

權變為八
十一首

主父偃二十八篇

攷證曰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

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歡王孫滿明
其言而楚莊以慙

莊安一篇

日知錄曰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
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
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
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標里子傳莊烏莊忌莊
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淮南王安傳而
獨有嚴君疾標里子傳秦封標里子號為嚴
號嚴君君正義曰蓋封司郡嚴道縣周
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胡

之道鑑展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然漢書
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
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二篇莊安
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
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
光武紀注引栢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
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
鮑傳老子嚴周叙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
生為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
陶朱公况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
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
嚴嚴春非

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
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

攷證曰田蚡傳學盤孟諸書注應邵曰黃帝

史孔甲所作也

文選注七畧曰盤孟書者其
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

史也書盤孟中為誠
法戒於易名曰銘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

孟康曰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蔡邕銘論黃帝

有和機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梁簡文帝云

盤孟寓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

宋初曰命一作命 攷證曰賈誼書修政語
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 容齋三筆曰意必
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

尉繚二十九篇

攷證曰兵形執又有尉繚三十一篇隋志尉
繚子五卷今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
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梁惠王問
意者魏人與尉繚秦始皇紀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

尸子二十篇

攷證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別錄楚有尸
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
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
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
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呂強上疏
引尸子曰
君如杆民如水杆方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爾雅
魏黃初中續李淑書目存四卷爾雅
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

為喪法

古今人表注

雖聞已下

穀梁傳引尸

子曰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脩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

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脩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

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光識審分審應難俗恃

君凡八十六論者門春慎行責直不苟似順

士容

凡三十二篇

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

有孟春等記凡

六十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

一篇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

二十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

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

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

涒灘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

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不

當時人必不誤蓋後稷歷者之差也

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

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周書曰若臨溪淵若履薄冰舜自為詩曰晉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外
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司馬遷傳云不
韋遷蜀世傳呂

覽

淮南內二十一篇

攷證曰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也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
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西京雜記

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

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

入

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

講論道德純仁義而著此書許慎

注標其首皆曰聞詁自名注日記上客齋續

筆曰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

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獲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

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

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宋祁曰雜部本作新

伯象先生一篇

攷證曰新叙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
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
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荆軻論五篇

攷證曰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讚文心
彫龍相如屬詞始讚荆軻

神農二十篇

攷證曰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

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
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呂氏春秋引神
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
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而天下或受其
寒矣筦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
穀之法十倍汜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劉子
引神農之法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
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
神農黃帝而後入說

野老十七篇

攷證曰真愚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為號

尹都尉十四篇

宋初曰尹一作郡攷證曰劉向別錄云尹

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

杜史蕭大園云獲菽尋記

氏之書露葵唐志尹都尉書三卷

徵尹君之錄

汜勝之十八篇

攷證曰皇甫謐云本姓氏氏遭秦亂避地於

汜水因改焉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

氾勝太守隋唐有汎勝之書二卷月令注農

書曰土長冒

國語注引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

正義云先師以

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

記勝之術也

疏云漢時農

家記勝為

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

初學記

太平御覽皆引之

晉食貨志漢連軋車使者

中遂

愚按禮記正義又云劉洽記閭未審

即是記勝之否

蔡癸一篇

攷證曰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太平御覽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

蔡癸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
挽耨皆取備焉一日種頃田

伊尹說二十七篇

攷證曰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
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呂氏春秋伊
尹說湯以至味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櫨
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史記殷本紀伊尹從
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
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
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青史子五十七篇

攷證曰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傅
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
子一卷

文心雕龍云青
史由綴於街談

務成子十一篇

攷證曰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
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 孫卿道宋子

攷證曰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
宋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又云宋子
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
不辱使人不屬注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
子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
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攷證曰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
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訓誥諸意未了脫教行

攷證曰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
詛因奴大宛焉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攷證曰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

邕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

泥蓋因此志之誤

相反而皆相成也

攷證曰致堂胡氏曰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
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與
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
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繞曰墨則二本曰從
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
要乎儒家者流因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
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
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

攷證曰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父王逸曰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安傳云為離騷傳劉向分楚辭為十六卷屈

原一卷王逸云宋玉九辨亦謂原作隋志原著離騷八篇

班固序贊二篇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

以爭義離騷有之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

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

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昭致娛遊子

游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

南王安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

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朱賈臣召見

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朝見讀續七畧曰

宣帝詔徵被公見讀楚辭被公年表廿老每

興一請報

宋玉賦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
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
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釣笛諷賦朱文公
謂辭有餘而理不足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哀時命

賈誼賦七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

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
及惜誓弔屈原賦古文苑有旱雲虞賦隋志梁有
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

攷證曰古文苑有梁王菴園賦文選注枚乘
集有臨霸池遠詠賦隋志乘集二卷文選有
七卷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
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
而不得不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

恭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哀二世賦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曰相如賦之聖者隋志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攷證曰隋志集一卷梁二劉向別錄淮南王

有薰籠賦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

雅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攷證曰孔叢子云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愚按尚書泰誓疏云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光祿大夫虞丘壽王集二卷藝文類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上所自造賦二篇

攷證曰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

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

唐志武帝集一卷唐志二

劉向賦三十三篇

攷證曰楚辭九卷古文苑諸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王褒賦十六篇

攷證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頌隋唐志褒集五卷

枚皋賦百二十篇

攷證曰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謾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遷賦八篇

攷證曰藝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

隋志遷集一卷唐志

卷一

楊雄賦十二篇

攷證曰本傳賦莫深於離騷及而廣之

又旁惜誦

以下至懷沙一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甘泉河東

校獵志云入楊雄八篇蓋七略所畧止四賦

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義

靈賦

隋志雄集五卷

驃騎將軍朱字賦三篇

師古曰劉向列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字志以字

在驃騎府故摠言驃騎將軍

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孫卿賦十篇

攷證曰荀子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

隋志

荀況集二卷唐志二卷

雜陽錡華

攷證曰左傳分康叔云云殷民七族錡氏

別羽陽賦

攷證曰庾信哀江南賦弔陽亭有離別之賦
蓋亭名也

華龍

攷證曰蕭望之傳華龍宣帝時與張子喬等
待詔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
賦弋雌得雄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攷證曰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流也朱文

公曰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記聲
以諷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
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
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穀夫夫死而春者不相
杵是也成相助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
力之歌
類聚 愚按揚倬荀子注或曰成功在相故
作成相三章

隱書十八篇

攷證曰文心雕龍詭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諷
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晉井而

稱參趙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諫癸
伍舉諫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
姬託辭於龍尾滅文譟書於羊裘隱語之用
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楚
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晉
語有秦客庚辭於注庚隱也東方朔新序齊
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高祖歌詩二篇

攷證曰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
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

以為卒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
攷證曰史記樂書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
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
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禮樂
志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郊祀志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游水發假言上郡有
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

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攷證曰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竟山樂錄曰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河南桓公故西周名河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攷證曰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

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
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為大夫也

自孝武立樂府

攷證曰禮樂志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
似非始於武帝又云孝武定郊祀之禮乃立
樂府采詩夜誦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
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呂氏曰
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
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

廟咸用焉。采詩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自五人，亦在其中。蓋雅樂也。樂府集漢銑歌十八首。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嬰歌。臨江王節士歌。庾肩吾擬未央才人歌。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以爲武樂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

序詩賦爲五種

梁書張率傳：少好屬文，而七畧文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周九卷

攷證曰使記孫武傳閻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正義七錄出孫子兵法三卷十三
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
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
精切凡十三篇周注解之始計至隋志梁有
孫子八陳圖一卷八月禮車僕注孫子陳氏曰
圖經也書緯也七畧收書不取圖唯任宏校
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
經總要曰今之祕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
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

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

齊孫子八十九篇

攷證曰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

秋孫臏貴勢

司馬遷傳孫子臏脚兵法脩列

吳起四十八篇

攷證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

圖國至所闕亡多矣

范蠡二篇

攷證曰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注引范蠡
兵法春秋正義賈逵以澹為發石一曰飛石

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注引
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萊呂氏
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
相出入

兒良一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兒良貴後亦見賈生過秦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省伊尹太公
管子孫卿子

百五十九種
出司馬法入禮也

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

百五十九恐合作五百二十一篇數已在前

蚩尤二篇

攷證曰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注應
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璫曰蚩尤庶人之
貪者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
則黃帝六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黃帝蚩尤
兵法一卷

錄叙二篇

攷證曰古今人表錄余即由余疑叙當作余
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陳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 圖十卷

攷證曰魏記公子無忌為魏上將軍率五國
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
函谷關公子咸震天下諸侯之客各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
引七畧

云圖
七卷

項王一篇

攷證曰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
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
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
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復乘之大敗垓下東萊呂氏曰此陳即馬陰
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
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
法畧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
沉深續密之度其病卒見於此時是故驚大
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太壹兵法一篇

政證曰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
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

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陰陽二局存
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責于先知
逆為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
相參焉

黃帝十六篇

攷證曰胡建傳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顏師古注李者
法官之親總主征伐刑獄云黃帝理法
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管子后土為李說

封胡五篇

政證曰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
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
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
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

古今人表封胡在上中

風后十三篇

圖二卷

政證曰鄭康成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館閣
書目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卷首言本
有三其一三百六十字其一三百八十字呂
望所增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

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王備天下

之不虞今本載所增字亦有公孫和語

薛氏鈐定

云握奇經到有續圖記金獨孤及風后八陳

草旗虎進退趨避之法

圖記云得其道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

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

從依風后大旨為圖以擬方陳

隋志黃帝出尤風后行軍

秘術後漢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

二卷後漢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

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

事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

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

攷證曰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
置虛實二疊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鷄治子一篇

宋祁曰治一作冶

鬼容區三篇

攷證曰封禪書鬼史區號大鴻

古今人表注
史容聲相近

素問鬼史區曰積考大始天元冊文

地典六篇

攷證曰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帝
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
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論語捷
輔象云
知命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
窺紀
或以為將

師曠八篇

攷證曰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
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
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
災異

淮南子曰
先知禍福言無遺策

蓍和十五篇

攷證曰淮南鴻烈曰萇弼周室之執數者也
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
所不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
佚萇弼封禪書萇弼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
朝周周力少萇弼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
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弼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萇弼

推刑德

攷證曰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

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
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
矣淮南子兵畧訓注刑十二辰德十日也又
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

伍子胥十篇

攷證曰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文選注引趙
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武經總要云伍
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連門射法二篇

攷證曰莊子羿蓬蒙不能睥睨荀子羿蓬門

者善服射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孟子
逢蒙學射於羿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
逢蒙注引七畧有逢蒙射法後之言姓呂氏
春秋逢蒙始習於甘蠅王褒傳云
逢蒙子

李將軍射法三篇

攷證曰李廣傳世世受射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攷證曰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
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惡按周官五射
參連其一也李陵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曰

三十弩共一弦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劉氏
謂如今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秦始皇
自以連弩侯射大魚地理志南郡有發弩官
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
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弩
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
遺法若乃射陞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逼
衝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通難以應卒臨敵
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為戰
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為將者不善

於用弩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攷證曰列子唐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

之弋也

射者占善弋

弱弓織繳

乘風振之連雙鵠

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

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鵠於百仞之上張茂

先詩蒲盧紫微神

愚按說苑蒲且修繳鳧

成飛禽即蒲且雁悲鳴張衡西京賦蒲且發弋高鴻

劔道三十八篇

攷證曰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劔論

顯又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博兵論
劍與道同符日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
侯以善學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東方朔十五
學擊劍

手搏六篇

攷證曰甘延壽試并為期門注并哀帝紀時
覽下射武戲注手搏為下刑法志戰國稍增
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
抵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雙二十五篇

攷證目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
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
武士知有才也今軍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
十五篇史記霍去病穿域蹴鞠正義徐廣云
穿地為營域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
毬也黃帝所作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若
講武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楚鞠而戲
也揚子云斷木為棊梳竿楚鞠亦皆有
注焉蘇秦傳臨淄民六博蹴鞠

省墨子

攷證曰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
見公輸般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
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
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鳶韓
非云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曰
不如為車輓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鳶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後漢
書注引墨子備突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楚韞一家二十
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劉奉世曰此注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訛謬也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攷證曰高帝紀韓信申軍法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軍政楊僕

劉奉世曰政當作正

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攷證曰淮海秦氏曰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

為四勝不以通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
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
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
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
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
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
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
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
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

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易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

常擬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攷證曰說苑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

泰階六符一卷

宋初曰淳化本六作陸攷證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泰階之事注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攷證曰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

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天文志云正朔

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

以占

隋志夏氏曰旁氣一卷許氏撰魏氏曰旁氣圖一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攷證曰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

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

日三劉向傳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

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
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昴畢七重占
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
為勾奴參為趙畢為邊兵宋祖冲之曰漢載
四百食率在晦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
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

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
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
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
莫辨其名

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

攷證曰淮南子天上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氏
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
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萬參趙東井
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又有二十八宿
臣今未詳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
吳之未亡天下到國尚有數十韓魏趙三家
又未為諸侯晉國猶在自吳滅至分晉凡八

十六年時辰不
同蓋為分配

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東北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過屬戌亥之
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
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
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
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 日知錄曰海中者
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己海外日月不占蓋
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
海中二十八宿

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五星有歲縮圍角日
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朏側匿之變七者右
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後魏天
象志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
彗字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
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

然星事

𠂔悍

師古曰𠂔讀與𠂔同

隸辨曰三公𠂔碑據去冠𠂔按廣韻古文𠂔
字詩思齊箋曰其將無有𠂔禍釋文云𠂔音
𠂔本亦作𠂔又樊敏碑米巫𠂔塵冀州從事

郭君碑降此弼留山亦作如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攷證曰律歷志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歷漢
元年以來用之後課諸歷案漢元年不用調
歷壽王及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濶壽王
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
後漢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洪範五紀論曰
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晉
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
皆不諧合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攷證曰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

漢興聚泰正朔

以張蒼吉用顓帝歷比於六歷觀閏中最為微近

蔡邕論曰顓帝曆

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

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洪範

傳曰曆記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

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

室五度宋志祖冲之曰案五紀論黃帝歷有

四法顓帝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

正顓帝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曰此術設

元歲在甲寅 愚按晉書律歷志董巴議曰顓頊
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
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
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
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攷證曰書正義云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
亡漢存六歷難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
假託為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歷孟漢
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年

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論載殷周之法
惟有氣朔而已後漢志夏用丙寅殷用甲寅
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祖沖之曰夏歷七曜
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歷日
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為
日法春秋書食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
之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占術之作
皆在漢初周末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歷不
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長
歷稱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

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百失
三百五十日唐大衍日度議曰甄曜度及魯
曆南方有弧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中
氣議曰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
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合
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
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
者二十二先二日九其偽可知矣晁氏曰夏
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
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

命異乎繼世之君也考靈曜命歷序皆本於

甲寅元

後漢志中與以來圖讖漏泄而方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

分庚申元後百一

四歲朔差却二日漢延光二年夏誦施延

熹平四年馮光陳晃皆言歷元不正常使用甲

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晃所據則殷歷元

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

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

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校竊以春秋緯

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

戊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

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程氏春秋分記

日月歷惟閏法多差左氏所載屢以失閏為譏

愚按晉書律歷志曰漢

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按其夏周二歷

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

董已議曰湯

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

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

從其節據正四時

毛詩十月之交疏曰今

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

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

左傳疏曰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
始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

漢元殷周歷十七卷

攷證曰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謀記黃帝以來
各有年數稽其曆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
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云讀春秋歷譜
謀至周厲王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
卷

攷證曰後漢曆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議度日月行考驗
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
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
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政謚曰春秋正義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
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
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
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

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
二年而一終隋志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
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
差異漢初測候乃
知五星皆有逆行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攷證曰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徒劉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
行邪上並效周譜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
世家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隋志漢氏帝
王譜三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攷證曰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

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
陽城唐在汴州浚儀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攷證曰溝洫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
度功用廣韻云說文算長八寸計歷數者也
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陳熾魏王
榮並善之

堪輿金匱十四卷

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
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䟽素堪
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

今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答張逸問案
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
巳為陰陽交會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攷證曰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
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
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見風俗通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攷證曰日者傳叢辰家曰大山

泰一二十九卷

攷證曰日者傳太一家曰大吉後漢高彪傳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
發三門順五將東萊呂氏曰古之醫者觀八
風之虛寔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
其說具於鍼經

風后孤虛二十卷

攷證曰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法甲子
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己為虛甲戌旬中
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
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

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干
未為虛隋志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誤吳
越春秋計魄孤虛謂天門地戶也後漢方
術傳注孤謂六甲之孤辰對孤為虛趙彥為
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賊孟子注
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孤
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
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
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義門式法二十卷

攷證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恭周禮太

史記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圜式以知
天時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
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
月令正義按陰陽式法梁元帝洞林序云姜
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姜門碣石山上仙人姜門高也
五帝奇肱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肱刑德二十

一卷

攷證曰淮南子兵畧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
刑德奇賁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
注奇賁之數奇秘之數非常術史記倉公傳

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咳與抱朴子云

黃帝審攻戰則納音之策左傳史克曰是謂

以戊姜不利于商姓之

沈陽可以興兵利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攷證曰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文公曰知信二張

文饒曰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

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羞用五事

攷證曰古文作敬用

其法亦起五德始終

攷證曰史記歷書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
消息之分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
衍以相勝為體劉向以相生為義

龜著五十二卷

攷證曰隋志有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
撰崇文總目三卷而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
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補亦其大略也後漢張
衡傳注龜經有棲鶴兆梁后兆得壽房說文
引太史卜書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

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上立者為
木邪向經為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
者為水

古文周書占曰蟬
之羽飛集于戶

夏龜二十六卷

攷證曰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墨子
夏后開使飛廉析金于山鑄鼎於昆吾使翁
難乙灼白若之龜跡曰達達白雲一南一北
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張衡靈憲恒
城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
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達天晦芒母驚母

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曰太史公

不同

周易二十八卷

攷證曰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隋志京房有周易占守林飛候四時候錯卦混沌委化逆刺占災異占事焦贛費直有易林皆不著錄儀禮疏古用木畫地記文今用錢三少為重九也三多為交六也兩多一少為單七也兩少一多為拆八也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攷證曰隋志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東方朔
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迺則著布卦而對贊曰連占射覆注
連占連言事猶云

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攷證曰史記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
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之弩驅
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
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十
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數群能牧民為善

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攷證曰隋志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攷證曰董仲舒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

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與服志注引仲舒止雨

書

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春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攷證曰天官書有候歲美惡漢之為天教者

占歲則魏鮮

隋志東方朔數占一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攷證曰秦燒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周禮馬賁注蠶書蠶為龍精月貞大火則

浴其種

山海經十三篇

攷證曰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二十三卷

郭璞注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
五藏經一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
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
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奏後或題建
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
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
秀領主省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
驅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
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
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

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
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
人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
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以考休祥變怪
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三十
二篇今定為十八篇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
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羈非
本文也通典以為恠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
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說誕之言必

後人所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羣方之名
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
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論衡謂董
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
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
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表定
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曰長沙
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鯨後人參益之
薛氏曰左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
山林者不違不若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

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
湯文王之事筦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
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
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
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
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審近之
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
哉朱文公日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國或
云東首皆為一定之形疑本依圖畫為之

宮宅地形二十卷

攷證曰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幽相其

陽陰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擇地利以便人事
而已其作新邑也卜淵水東渥水西又卜渥
水之東則推其不能決者而令之龜其法蓋
止於此彼風水向背附著之說聖人弗之詳
焉雖然甲子作於大撓尚矣宣王揆日以田
既吉戊又吉庚午則枝幹固有吉凶保章氏
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固
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相人二十四卷

攷證曰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陶弘景相經序相者蓋性命之
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
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史通曰許負相經當
時所聖見傳汎俗

相六畜三十八卷

攷證曰隋志有伯樂相馬經寧戚相牛經荀
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鸚鵡之可以
為名也莊子徐元鬼見魏武侯告之相狗馬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
乎曰有九方臯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
髻許鄒相朕投伐褐相胷胷管青相臚肋陳
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
皆天下之良工也又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買取鼠之狗淮南子伯樂韓風秦牙筭
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日者傳褚先生曰
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留長孺以相羸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馬援上馬式表近世有西河子與明相法
子阿臣授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武時善
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臣謹依儀氏韜中
常氏如畫謝氏若晉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

相以為法洪氏曰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始絕所謂謂錫狗藏者不復聞之矣

宋有子韋

攷證曰新序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楚有甘公

攷證曰天官書在齊甘公此云楚當考張耳傳甘公曰東非秦分先至必王楚必屬漢

漢有唐都

政證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律曆志唐初歷方士唐

都與焉都分天部天官書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

史官之廢久矣

宋初曰史官之字下舊本有術字

黃帝內經十八卷

政證曰王冰曰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雖後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唯八卷爾林億曰皇甫士安靈樞經序云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素問

九卷并十八卷即九經也素問第九卷皇甫
士安名為鍼經楊五操云黃帝內經一帙帙
各九卷按隋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素
問第七卷亡已久士安序甲乙經云亦有亡
失隋志載梁七錄云止存八卷而冰得舊藏
之卷今竊疑之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
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
要論七篇與餘篇畧不相通疑此七篇乃陰
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又曰黃
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與岐伯

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
相問難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
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越人得其一二
演而述難經倉公傳其舊學仲景撰其遺論
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隋楊子善纂而為大
素全元起始為訓解闕第七一通唐寶應中
王冰得先師所藏之卷為注合八十一篇二
十四卷按隋志始有素問之名晉皇甫謐已
云素問論病精辨上叔和西晉人撰脉經云
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傷寒論集云撰用素

問是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全元起曰素者
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按乾鑿度太素者
質之始名或由此館閣書目黃帝鍼經九卷
八十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
為首靈樞以精氣為首問有詳畧程子曰素
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夏竦銅人腧穴針
灸圖經序曰黃帝問岐伯盡書其言藏於金
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
後世言明堂者以此皇甫謐曰素問九卷是
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
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
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

扁鵲內經九卷

攷證曰隋志黃帝八十二難經二卷崇文總
目秦越人撰秦越人未黃帝內經精要之說
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理
趣深遠非易了故名難經館閣書目脉經一卷題扁鵲撰
凡十六篇史記倉公師公乘陽慶傳黃帝扁
鵲之脉書太史公曰扁鵲言醫為方者宗王
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
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
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
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

司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後黃公
黃公以授曹元

而周度歲石湯火所施

攷證曰內經素問岐伯曰鑊石歲艾治其外
說苑扁鵲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
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
神子越扶形子游燭摩太子遂得復生王僧
孺曰古以石為針說文砭以石刺病也東山
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者
秋傳美疾不如惡石服虔云石砭石也季世

無獲佳石故以鐵代之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攷證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
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傳上古之時醫
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醪醴鑱石橋引藥机
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漦浣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周禮疾醫注脉之大候
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
榆拊則兼彼數術者呂氏春秋至彭作醫說
苑上古之為鑿者曰苗父中古之為鑿者曰

俞村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與醫
上古使岐伯理色貨季理色
脉而通神明注岐伯祖世之師
出焉素問云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致證曰內經素問有湯液醴醪論事物紀原
湯液經出於商伊尹郊祀志莽昌方士蘇樂
言起八風噓於宮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
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為十數卷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致證曰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
人法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

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五乳其要谷神不
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神仙傳甘始依容成
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攷證曰帝王世記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
陽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
矣黃罔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鍼莊子曰伏
戲得之以襲氣母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攷證曰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梁肅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
黃帝外書又加以元禽化禽之說乃志其善
者演而圖之隋志有引氣圖道引圖抱朴子
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著體診則受
雷岐西山真氏曰養生之說出於老子谷神
章其最要也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攷證曰唐六典按摩傳士一人注崔寔正論
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

魏文有五捷之銀像經云戶樞不朽流水不

腐謂欲使骨節調利血脈宣通

韓詩外傳扁鵲砥鍼屬石

子游按

周禮疏案劉向云扁鵲使子術案摩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攷證曰神農經五芝久食輕身延年不老先

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漢武宣世始以為

瑞黃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

黃帝登其次之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

泰一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攷證曰郊祀志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
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
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橘之祠及言世
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與輕舉登遐倒景
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
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
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罪而不聽聖人
絕而不語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
書言神仙使鬼神為金之術龜策

傳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米方磨志
淮南王為畢術一卷隋志金丹玉液長生之
事歷代糜費不可
勝紀竟無效焉

神僊十家

攷證曰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
輕去就而為神僊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
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略
叙道家為諸子神僊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
禁咒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余循之
其訛甚矣

索隱行恠

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恠迂之道

攷證曰中庸素隱朱文公按漢書作索

臣

必曰按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恠後

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元注云素讀如攻

城攻其所徠之徠徠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

身而行恠讀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耻之

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

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

素字

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攷證曰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蘇封

曰上醫醫國其次疾固醫官也

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

攷證曰景迂晁氏曰劉歆告楊雄云三代之
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
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
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
一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
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隋志光武篤好
文雅明章尤重經術鴻生鉅儒負袞自遠而
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

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
畧為書部固編為藝文志晁氏公武曰劉歆
始著七略總錄群書至荀勗更著新簿分為
四部蓋合兵書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
春秋史記別為一六藝諸子詩賦皆仍歆舊
其後歷代所編書目如王儉阮孝緒之徒咸
從歆例謝靈運任昉之徒皆從勗例唐分經
史子集藏於四庫是亦祖述勗而加詳焉歐
陽公謂始於開元矣決疑曰自六經以至
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春秋九百四十八篇

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衍者四十有四自此以後著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者八十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總者四十有一或者其傳於後世有以私意增損者邪夾深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何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范氏曰漢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祕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